

卧龙生著



女浪俠殘

卧龙生 著

②

残侠浪女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· 第九章 ·

恶虎残豹

同样的，长发老者他看清了一切，不过，他所注意的不是二人的安危，他的目光，首先向两人前面的空地望去，目光所及，老脸立时为之一变。

只见，二人面前，同样的清晰的映着三个深远数寸的脚印，一目了然，这一掌，谁也没占到便宜。

短发老者见状脸色也是一变，目中凶光一闪，道：“女娃儿，你的功力虽然足以令武林中人侧目，但是，你却现身得太早了！令曾祖的恨，只怕你索不回去了。”

展玉蛾眉一扬，冷冷的道：“你且看我展玉能不能收回。”话落玉掌一扬，就要再度出手。

——云逸龙见状心头一震，急上一步，拉住展玉道：“展兄且慢。”

展玉心急亲仇，当即用力一甩，但却没有挣脱，不由急声叫道：“放开！”

云逸龙俊脸一沉道：“云某先要证明‘残豹叟’之言是真是假。”

展玉冷声道：“是真的，放开我！”

云逸龙闻言一怔，道：“展兄，你……你真是展小姐？”

展玉急道：“放开我啊！云逸龙，你听到了没有？”

云逸龙俊脸一沉道：“云某十年之前已答应过替老宫主索仇了，展兄，云某要看证明。”

展玉此时只一心一意的急着报仇，闻言冷冷一笑：“云逸龙，这就是你要报答我展家的行动吗？”

云逸龙闻言一怔，似乎他没料到她会说出这种话来，凄然的笑了笑，他道：“云某仍要看证据。”

展玉冷冷一笑，突然伸手入怀，掏出那半块紫玉，道：“云逸龙，你看吧！”

云逸龙目光向牌上一扫，平静的俊脸突然一变，漠然的笑了笑，道：“云逸龙愿听姑娘差遣。”

展玉自幼娇惯成性，极少有人敢违背她的心意，此时被云逸龙一再阻拦，加之心痛祖丧，闻言粉脸一沉，冷声道：“事不关己，云公子以为值得吗？”

云逸龙漠然的笑了笑，道：“展姑娘，你可以限定招式。”

展玉芳心之中仍自有气，闻言脱口道：“三招！”

“三招？”云逸龙吃惊的重复了一句，突然，他落漠的笑了笑，道：“好的，三招之内。”话落霍然转身，向二人走了过去。

展玉只是说的一句气话，一见云逸龙转身，她的芳心登时一紧，急上两步，娇声道：“回来！”

云逸龙冷漠的道：“云逸龙三招之内，如果不能奏功，那时展姑娘再出手不迟。”语声十分冷漠，话落抬眼扫了二人一眼道：“两位都听到了，三招之内，云某取你二人性命，两位准备吧！”

长发老者轻蔑的长笑一声道：“小子，你不怕山风太大闪了

舌头吗？两位同上，你配吗？”

云逸龙星目中杀机一闪，阴森冷酷的道：“白剑铃马之主，一向言出不二，三招之内，两位足下黄土，就是断魂之地了，云某再说一遍，两位准备了。”

展玉闻言娇声叫道：“云弟，不要……”

展玉的武功已在二人心中打上了个死结，他们觉得，要除后患，不能使两人有联手的机会，是以，未等展玉把话说完，短发老者——“恶虎行者”已抢先接口道：“小子，你犯了年轻人的通病了，在美人面前为了逞能而忘记自身的安危了。”话落跃身落在“残豹叟”身侧，冷笑道：“我两已准备好了。”

展玉闻言大急，飞身扑向云逸龙，脱口道：“云弟，我收回说过的话，他们要害你了！”

展玉娇躯尚未扑到，云逸龙人已似电般的向二人飞去，冷喝一声道：“星海跃铃马，白剑扫天下。”随声空中已映出一轮红日。

两个老者见招心头同时骇然一震，脱口齐声道：“炎阳七幻掌！”

二人心头虽然骇异，但心智却并未慌乱，轻敌之念当即一收，心中同时想出了对策，两人四掌同时向上一挥，拍出一道掌网，紧跟着倒地一滚，左右分了开去。

云逸龙出掌之际，就知道这一掌难伤到二人，但是，他却做梦也没想到两人会突然左右分开。

心中略一迟疑，右掌一挥一圈，闪电向“恶虎行者”扑击下来，左手一转，拍出了第二招。

“残豹叟”见状精目一转，冷喝一声道：“第二招了。”随声人已跟着扑了上来。

这声断喝果然使云逸龙心头一紧，“炎阳七幻掌”的第二招尚未使尽，突然转成了第六行“铤芒分混沌”。

只见一片茫茫铤色日轮，以快得令人不敢相信的速度，一闪罩到了“恶虎行者”头上。

满以为自己已脱出了险境，心头方自一松，突觉如山的压力已罩到头上，“恶虎行者”猛一抬头，不由惊得老脸变色，脱口道：“第六……”

“行”字还未出口，一声惨号已划破了山野，就在这时，“残豹叟”也已到了云逸龙身侧，双掌一闪，同时推了出去。

一声焦急而带泣声的娇呼声中，传来一声“砰然！”大响，在“恶虎行者”倒地的同时，云逸龙悬空的身体，被震出了两丈多远。

“残豹叟”厉笑声中，并不停留，阴声道：“小子，那一掌劲道不够，老夫再补你一掌！”随声人如过空惊电般的向倒在两丈以外的云逸龙飞射而至。

矮胖的身子一闪掠至，在掠过云逸龙身上的一刹那，“残豹叟”拍出了凌厉无伦的一掌，压向云逸龙胸口。

云逸龙身子就地一滚，右手霍然扬了起来，五缕红色一闪，突听“残豹叟”恐慌的惊叫道：“啊！映血！……”

惨号声截住了他尚未脱口的“环”字，“残豹叟”矮胖的身子，已如殒星般的向溪中落去，“扑通！”一声，他身体跌入了水中，双手却抓住了岸上的尖石，好似在临死之前，他对人世仍有着无限的依恋。

云逸龙吃力的从地上撑了起来，缓步向溪边走走了过来，挥袖抹去嘴角上的血迹，他冷冷的道：“在下没有超过三招。”

咽喉上的血还如泉水般的喷射着，“残豹叟”涣散的双目痴

痴的瞪着云逸龙，以沙哑而吃力的声音道：“云……云逸龙，你……你说的对，终……终于丧……丧命在……在白……白剑……铃马之主……手……手中……”

“了”字没有说出来，他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，抓住尖石的双手一松，身子顺着清澈的溪流缓缓向下游流去。

望着“残豹叟”的尸体消失于溪流尽处，云逸龙挥袖擦了擦唇角流出来的血迹，深深的喘了口气，缓缓转过身来，抬眼，他发现了展玉就站在他身侧，似乎没想到她已来到了身边，云逸龙微微怔了怔，淡淡的道：“展姑娘，云逸龙没有辱命。”

望着云逸龙苍白的俊脸，展玉迷人的美目中挂着的泪珠终于滚下来了，绝望似的颤声道：“云弟，我……我们之间的误会，只怕……只怕永远不能消除了！”

云逸龙平静的笑了笑，道：“展姑娘，云逸龙永远不会记恨展家之人的。”

展玉凄然的笑道：“只是因为展家有恩于你，因此，为了感恩图报，你，你不会记恨我，是吗？”

云逸龙落漠的道：“展姑娘，你还要云某说什么？”

展玉缓缓的转过了娇躯，凄凉的笑道：“我想听你说的话，只怕今生已永远无法听到了，我，我该走了。”声音充满了幽怨与绝望。

云逸龙黯然的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山路崎岖难行，展姑娘，你就骑铃马出去吧！反正我此去冷云观也没有多远了，再者，带它同去，也有许多不便之处。”

展玉芳心一沉，脱口道：“我在那里把它还给你？”

云逸龙思忖了一下，道：“展姑娘就骑回鹏城去吧！如果云某此间事了，能出去的话，我会叫人到你那里去领它回来的。”

展玉缓缓转回了娇躯，凄然一笑道：“这么说，云弟，你是真要赶我走了？”

云逸龙落漠的笑了笑道：“展姑娘……”

“我叫展玉梅，你，你从来没叫过我的名字。”

云逸龙淡淡的道：“展姑娘，在下以为这么称呼比较合适。”

展玉梅凄婉的道：“这样可以保持你我之间的距离是吗？象我这样任性骄傲的女孩子，谁愿意接近呢，是吗？”

云逸龙俊脸微微波动了一阵，深深吸了口气，强压下激动的心情，道：“展姑娘，你误会了。”

展玉梅激动的道：“我没有误会，我心里很明白，从第一次相见开始，你心中就一直厌恶着我，只是，只是因为祖爷爷有恩于你，所以你才一直原谅着，忍让着，我看得出你的个性，你不是那种肯让人的人，但是，对我却例外，你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待我，你知道这是多么不公平吗？我，我与其他女孩子有什么不同，你说？”

云逸龙漠然的笑了笑，道：“是的，展姑娘，我一直在忍让你，但是，却不全是为了感恩图报！”

“那却是为了什么？”

云逸龙淡漠的道：“不愿你的善良与纯洁受到我的感染，你，生在一个纯洁、和平的世界里，你该回到那里去，如果，我感染了你，我觉得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罪恶，因此，我一直希望我能承担两家的血腥债务，由我这沾满了血污的双手，来索回一切。”

任由粉脸上的珠泪如断线的珍珠般的滚滚而下，展玉梅没有挥袖擦拭，她珠泪蒙蒙的美目，一直凝视着云逸龙平静而冷漠俊脸，她，心中想倾诉的话很多，但是，此时却找不出一句

该说的话来。

抬头看了看天色，云逸龙淡淡的道：“展姑娘，你该动身了，在下也得走了。”话落缓缓转过身去，向溪边走去。

展玉梅突然娇呼了一声，飞身扑落云逸龙身侧，娇声道：“我永远不离开你。”话落探臂抓住了云逸龙的健臂。

云逸龙闻言一怔，侧脸道：“展姑娘，你……”

“我不要你那样叫我，叫我的名字，叫我的名字……”

云逸龙落漠地笑了笑，淡淡地道：“展姑娘，你太激动了，千里搭长蓬，人间无不散的宴席，早晚你我是要分开的。”语气十分平静。

展玉梅芳心之中，积压了多日的感情已完全暴发，她已忘了她少女的尊严，唯一念念不忘的是，她不能与他分开，闻言仰起泪痕斑斑的粉颊，恳求地道：“云弟，我们可以不要分开，只要你答应让我跟着你，我知道你心中仍记恨着我，云弟，你……你叫我怎么解说呢？虽然，一切都是误会，但却已成了事实，云弟，惩罚我，惩罚，唯有你打我骂我，我才觉得你真的不记恨我了，云弟！”凄婉，幽怨，如泣如诉的娇音，闻之令人鼻酸。

云逸龙平静的俊脸激动的抽搐了一阵，默默的摇了摇头，轻拍着展玉梅耸动着的香肩道：“我知道你当时的心情，我说过，我永远不会记恨你的。”声音十分诚恳。

展玉梅紧张的情绪似乎松弛了些许，仰起那张迷人的粉脸，娇怯的美眸凝视着苍白的俊脸，怯怯地道：“云弟，你……你真的不记恨我吗？”

她人本就长得美艳绝伦，当此娇怯、幽怨的情形下，触目更加惹人爱怜，本能的，云逸龙想举手拭去去她娇靥上的泪痕，

但是，他又突想到什么似的忍了下来，迅捷的移开目光，他道：“是真的，我不会骗你的，回……”

似乎知道云逸龙接下来要说些什么，展玉梅芳心一动，抢口道：“云弟，你知道我多高兴吗？”随着呢喃娇语，她突然把娇躯挤进了云逸龙胸前，梦呓似的喃喃自语道：“从枫霞岭你一离开我之后，我就决定要追寻你了，但是，我知道你一见了我一定会回避，因此，我不敢以本来的面目见你，一路上，我偷偷地追随着你，始终找不到与你见面的机会，直到，那一对夫妇的住所，我，我才顺利的找到了与你接近的时机，我心里正在庆幸着可以跟你在一起了，却没想到到达这里，我，我几乎害了你，云弟，你不了解当我看到你与他们动上手后，心中是多么绝望的，那时，我只觉得脑海中一片空白……”

这些，都是一个怀春少女不会轻易告诉任何人的话声，尤其象展玉梅这种自尊、娇惯的少女，但是，现在她却毫不保留的全说出来了。

云逸龙聪慧过人，事情到了这种阶段，他当然晓得展玉梅芳心中意念是什么？但是，他能接受吗？他，并非不喜欢她，而是，他有更多的事要做，更多有生命危险的事，他心感她祖上所给与的恩德，也由于喜欢她，他的理智告诉他该怎么做。

深深的吸了口气，云逸龙强自压下心中起伏的思潮，轻声道：“展姑娘，你要是细想想，你就会发觉到你是正在做一件多么不值得的事，不是吗？世间谁愿意与一个双手沾满血腥的人在一起呢？”

展玉梅娇躯微微震动了一下，缓缓从云逸龙胸前转了过来，突然间，她一双美眸凝视在云逸龙的俊脸上，郑重地道：“云弟，你说过自己不说谎，你说，你心中真愿意说出这种伤害自己而

令女孩子不愿接近你的吗？”

云逸龙不由自主地避开了她灼人的目光，微一思忖，道：“不管我愿不愿意，这却是事实。”

展玉梅微微一怔，道：“云弟，你很会说话，但是，不管你怎么避开正面不谈，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伤害自尊的话，云弟，你相信我知道吗？”

云逸龙不敢与她的目光接触，他，怕那双美眸中射出的灼热光芒，会烧毁自己的理智，淡然地笑了笑，他道：“展姑娘，你叫在下相信你知道什么？”

展玉梅突然娇声道：“云弟，看着我，看着我。”

云逸龙缓缓把目光移到展玉梅迷人的娇靥上，当他的目光才一接触到展玉梅的美眸时，突听她轻轻的娇声，道：“云弟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是为了喜欢我，疼我，才不愿意我跟着你出生入死的在死亡线上挣扎，为了达此目的，你忽略了自己的存在，贬低自己的身价，设法使我讨厌你，云弟，梅姊不是傻子，因此，梅姊不会舍弃一个处处为我着想，真心疼我爱我的人的。”

话落缓缓把娇躯扑进云逸龙怀中，仰脸喃喃自语道：“云弟，姊姊第一次见到你就认清你了，我，我觉得自己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自己的伴侣了，云弟，从第一面。”随着那呢喃的娇语，粉颊缓缓俯进云逸龙怀中。

轻抚着展玉梅耸动着的香肩，云逸龙脑海中一片迷茫，沉重地叹了口气，他道：“梅……梅姊，唉！你能明白也好，你既然千里尾随我到此，我也能了解你的心意，梅姊，你如果真了解我，我希望你能回到鹏城。”

展玉梅毫不考虑地摇了摇头道：“云弟，死并不可怕，我怕的是生离，云弟，只要你梅姊有一口气在，决不离开你的。”话

落突然从云逸龙怀中撑起娇躯，粉脸一整，道：“云弟，快坐下来。”

云逸龙闻言一怔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展玉梅道：“疗伤，听姊姊的话，快坐下来，我们已耽误了很久？”

云逸龙向后退了一步道：“我，那里伤了。”

展玉梅正色道：“云弟，不用骗我，开头，我怕你不承认，所以不敢提，现在，我不怕你不听姊姊的话了，因为，你知道姊姊关心你。”话落急上一步，焦急的拉着云逸龙的手，要他坐下，状如一个贤慧体贴的妻子。

就在这时，林中突然传来一声震耳的大笑道：“哈哈……皇天不负苦心人，老夫终于会见了白剑铃马之主了！”震耳的话声才落，溪边突然旋风般地落下一个黑巾蒙面，白发萧萧的老者。

一见此人轻如幽灵般的身法，云逸龙心头突然一震，首先，他想到了自己的内伤，冷冷的笑了笑，云逸龙阴声道：“正义崖来的朋友！”

蒙面老者长笑道：“由此足见云大侠对正义崖的人并不陌生，假设老夫猜测没错的话，云大侠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正义崖的同道。”

云逸龙冷冷一笑道：“不错，云某曾替阎罗殿送去了三批正义崖上的朋友。”

蒙面老者闻言毫不惊奇地一笑道：“云大侠少年英雄，言辞爽利，老夫佩服之至，只是老夫千里而来，不知云大侠怎么打发老夫？”

阴冷的哼了一声，云逸龙道：“对正义崖上的朋友，云某一向一视同仁，尊驾岂不多此一问。”

蒙面老者冷然一笑道：“嘿嘿，痛快，那只有偏劳云大侠了。”话落缓缓向前跨出了两步。

云逸龙冷冷一笑，才要起步，突听展玉梅娇声道：“云弟，把他交给姊姊来打发吧！”

蒙面人闻言冷冷一笑道：“假设云某所猜不错，这就是尊驾之所以现在才敢现身的原因，只可惜地上这两位朋友操之过急而先走了一步，否则，云某相信他们会说出正确答案来。”

蒙面老者闻言似乎怔了一怔，跟着大笑一声，道：“哈哈，云大侠高见令人佩服，地上两位同道，虽然早走了一步，不过，云大侠脚程快，老夫相信你会上赶上他们的，那时，他们会告诉你猜得对与不对？”话落稍一停顿，又道：“云大侠不知还想到了什么？”

云逸龙冷冷地向四周扫了一眼道：“尊驾该把那些朋友叫出来了。”

蒙面老者心头一震，道：“云大侠的耳力令人惊讶！”

云逸龙冷冷一笑道：“不必听到云某也知道。”

蒙面老者冷冷地道：“云大侠根据什么？”

平静而冷漠地笑了笑，云逸龙生硬的道：“就凭尊驾这等供人驱使的身份，云某就知道你没有那份胆量敢独自前来会我‘白剑铃马’云逸龙。”

言辞中，但却大大的伤害了蒙面老者的自尊与高傲，蒙面巾下传来一声阴森森的冷笑道：“以云大侠现实的情况，你不觉得过份了点吗？”

云逸龙冷冷的道：“事实可以证明。”话落缓缓向蒙面老者走去，神态冷森而平静，那种平静中透出的冷酷威仪令人触目心寒。

展玉梅樱嘴启动了一下，似想出言劝阻，但却没说出口来，因为，她了解云逸龙的个性。

蒙面老者见状冷笑一声道：“云大侠好胆识。”

云逸龙阴冷的笑了笑道：“尊驾该动手了。”

距离已近在八尺之内了，云逸龙却仍未停身。

展玉梅双掌早已蓄满了功力，一双美目不停地在云逸龙与蒙面老者两人身上转动着，状至紧张。

蒙面老者踌躇了一阵，突然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。

云逸龙冷冷的笑了笑道：“尊驾的狐群狗党就在附近，难道尊驾连一招也不敢出吗？”

蒙面老者在黑布下的双目，不由自主的向四周扫了一眼，心中暗自焦急，再退了一步，冷冷的道：“云大侠，老夫既然找你至此，就不会使你失望。”嘴里虽这么说，但却依旧没有出手。

距离已缩短到五尺之内了，云逸龙仍未停步，冷漠道：“朋友，谁先动手？”

蒙面老者闻言心头一沉，不能自主地扭头向四周扫了一眼。

云逸龙冷冷的道：“尊驾准备了！”

四周仍是一片寂静，蒙面老者心念暗自一转，倏地把心一横，冷笑一声道：“云大侠可有自信？”说话之间，双掌上已聚满了功力。

云逸龙阴森森的道：“朋友，别再拖时……”

云逸龙话尚未完，猛听蒙面老者大喝一声道：“姓云的，躺下吧！”声到掌到，功力如山，狂风怒啸，声劈犹如排山倒海，令人触目心悸。

阴沉沉的冷笑声中，云逸龙缓缓抬起的脚步，骤然向斜踏出去，犹如鬼魅幽灵，仅只一晃，便已脱出了蒙面老者凌厉的

掌风范围，阴声道：“正义崖上的朋友，果然个个艺业不凡。”

蒙面老者久经大敌，一击不中，霍然踏进一步，暴喝声中，突然双手向后一摔，一招“倒打金钟”，身随掌走，倏然转了过来，应变快速。

然而，应变虽快，却仍扑了个空。

此时，空中突然响起一个阴寒刺骨的声音道：“白剑铃马之前，朋友，已没有你立锥之地了。”

蒙面老者一招扑空，捉摸不出云逸龙存身之处，方自一怔，突听头上传来云逸龙的声音，心头登时一沉，额上冷汗立现。

由多年的对敌经验，使他不敢再多考虑，厉喝声中，双掌忽的一扬，全力向发声处击了上去，双目跟着推出的双掌，向上望去。

目光到外，恰见头上一轮红日，旋转急下，自己拍出凌厉掌风，却在接近红日前便消失于无踪了。

“啊！炎阳……”

红日骤然间变成了黄色，跟着一声惨哼截断了蒙面老者尚未说出的下文，一切仍归于平静。

云逸龙一闪落在仰天横尸的蒙面人身侧，双足一触地面，身子却不由自主的踉跄退了一步。

就在这时，林中传来另一声阴沉而得意的大笑道：“哈哈……当年罗成盘肠大战，为当代武士称颂，云大侠负伤克敌，不让古人传美，可敬，可佩！”话声一落，林中一旋闪出另一个老者，此人才一现身，周围跟着出现了五六个黑衣蒙面老者。

云逸龙心中暗自一凛，但却未形之于色，阴冷而平静地向七个现身的蒙面人扫了一圈，道：“各位终于出来了。”

展玉梅芳心一震，飞身掠落云逸龙身侧。

当先现身那人冷声一笑道：“让云大侠久等了。”

云逸龙冷冷的道：“让这位朋友久等了。”话落一指地上已经气绝了的蒙面老者。

那人淡然向地上尸体扫了一眼道：“是云大侠的手法太快了。”

云逸龙冷冷的道：“并非云某手法快，而是这位朋友性太急躁，做了各位的问路石子。”

七个老者闻言心头同时一震，稍一停顿，当先现身的蒙面老者大笑一声道：“哈哈……云大侠才一出道，就以奇功、机智传布整个武林，使同道中人，个个自危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传言无此讹，云大侠既知老夫这位同伴，做了我七人的问路之石，不知云大侠以为老夫等人把路问清了没有？”

云逸龙冷冷的道：“诸位既已现身，云某用不着猜。”

蒙面老者道：“这么说，老夫七人是问明了路了，云大侠，你可想见见我七人的真面目？”语声十分阴森。

云逸龙冷森森地道：“七位也许知道自己的尊容能使云某惊奇。”

蒙面人冷冷的道：“老夫确实这么想，不过，云逸龙，你知道正义崖上之人，真面目是永不示人的，因此，你见过之后，老夫等须得到你无法再传给别人的重要保证。”

云逸龙漠然一笑道：“七位既敢现身，当然是有摆置云某的把握了，如果把云某摆平了，七位还用担心云某会把令传给别人吗？”

蒙面老者大笑道：“哈哈……云逸龙，你又说对了。”话落缓缓把右手举起抓住面巾，阴森森的冷声笑道：“云逸龙，你还认得老夫吗？”话声一落，霍然拉下了面巾，登时现出一张浓眉，

三角眼，鹰鼻海口，满布皱纹的老脸来。

云逸龙平静而苍白的俊脸上，突然浮上一抹红光，浓重的杀机，从那双血丝密布的星眸中爆射而出，凝视着那满带着得意奸笑的老脸，云逸龙残酷的道：“云某得感谢上苍有眼，保佑你活到今天。”

蒙面老者冷笑道：“云小儿，该感谢上苍的是老夫，因为，你是多年来使整个正义崖上人人不安的祸根，而今，你已落入老夫手中了。”

冷森森的向前跨了一步，云逸龙道：“你现身得太早了。”

老者冷森森的道：“晚了老夫担心无法解去多年来积压心头的恨意，你可要再见见他们。”

云逸龙强自压住心中伤火，冷声道：“他们与尊驾是多年之交吧？”

老者冷笑道：“不错，多年好友，也可以说是形影不离的同伴。”话落一顿，长笑道：“兄弟们，亮相吧！”

老者一声令下，其它六人同时扯下了蒙面黑巾，云逸龙星目缓慢的在六人脸上扫了一圈，阴沉的道：“都是熟面孔。”

这时，展玉梅突然脱口道：“九疑七杰？”

当先现身的老者阴沉的笑道：“姑娘，你不该与他在一起！”

展玉梅粉脸一寒，冷冷的道：“本姑娘却以为七位自寻死路。”阴冷娇脆的声音带有震人心弦的威严，使人一点都不觉得夸大。

“九疑七杰”神色同时一怔，两三个人同声道：“姑娘是谁？”

展玉梅望了云逸龙一眼道：“鹏城白凤。”

“九疑七杰”脸色同时大变，脱口齐声惊呼道：“鹏城白凤？”